儒林外史/第5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二回　比武藝公子傷身　毀廳堂英雄討債

下一回▶

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，竟自取路到杭州。他有一個朋友，叫做陳正公，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，心裏想道：「我何不找著他，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。」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。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，走了不多路，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，一叢人圍著兩個人在那裏盤馬。那馬上的人，遠遠望見鳳四老爹，高聲叫道：「鳳四哥！你從那裏來的？」鳳四老爹近前一看，那人跳下馬來，拉著手。鳳四老爹道：「原來是秦二老爺。你是幾時來的？在這裏做甚麼？」秦二侉子道：「你就去了這些時！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，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，管別人的閒事，這不是發了獃？你而今來的好的很，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。」鳳四老爹便問：「此位尊姓？」秦二侉子代答道：「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，為人極有趣，同我最相好。」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，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。秦二侉子道：「而今鳳四哥來了，我們不盤馬了，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，」胡八亂子道：「貴友明日尋罷。今日難得相會，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。」不由分說，把鳳四老爹拉著，叫家人勻出一匹馬，請鳳四老爹騎著，到伍相國祠門口，下了馬，一同進來。

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。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。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，同飯一齊喫。因向胡八亂子道：「難得我們鳳四哥來。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。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，是要重重的叨擾哩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鳳四老爹看

了壁上一幅字，指著向二位道：「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。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，後來不知怎的，好弄玄虛，勾人燒丹煉汞。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了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說起來，竟是一場笑話。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。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，慫恿家兄煉丹，銀子都已經封好，還虧家兄的運氣高，他忽然生起病來，病到幾日上就死了。不然，白白被他騙了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？」胡八亂子道：「正是。家兄為人，與小弟的性格不同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做謅詩，自稱為名士，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喫過一斤，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，眼也不眨一眨。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，他就嫌好道惡，說作蹋了他的院子。我而今受不得，把老房子並與他，自己搬出來住，和他離門離戶了。」秦二侉子道：「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，鳳四哥，我同你擾他去時，你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家人擺上酒來。三個人傳杯換盞。喫到半酣，秦二侉子道：「鳳四哥，你剛纔說要去尋朋友，是尋那一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有個朋友陳正公，是這裏人。他該我幾兩銀子，我要向他取討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，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正是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他而今不在家，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。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客。鳳四哥，你不消去尋他，我叫家裏人替你送一個信去，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。」當下喫過了飯，各自散了。胡老八告辭先去。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。次日，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。胡老八也回候了，又打發家人來說道：「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。老爺說，相好間不具帖子。」

到第二日，喫了早點心，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，同鳳四老爹騎著，家人跟隨，來到胡家。主人接著，在廳上坐下。秦二侉子道：「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？」主人道：「且請用了茶。」喫過了茶，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，只見滿地的馬糞。到了書房，二位進去，看見有幾位客，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，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。彼此作揖坐下。胡老八道：「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，今日聽見鳳四哥到，特為要求教的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又喫了一杯茶，大家起身，閒步一步。看那樓房三間，也不甚大，旁邊遊廊，廊上擺著許多的鞍架子，壁間靠著箭壺。一個月洞門過去，卻是一個大院子，一個馬棚。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：「秦二哥，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，身材倒也還好，你估一估，值個甚麼價。」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。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。那馬十分跳躍，不提防，一個蹶子，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。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，矬了身子，墩下去。胡八亂子看了大怒，走上前，一腳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。眾人喫了一驚。秦二侉子道：「好本事！」便道：「好些時不見你，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！」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。這裏擺酒上席，依次坐了。賓主七八個人，猜拳行令。大盤大碗，喫了個盡興。席完起身，秦二侉子道：

「鳳四哥，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眾位老哥們看看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我等求教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原要獻醜。只是頑那一件？」因指著天井內花臺子道：「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。」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階沿上。眾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。那八塊方磚，齊齊整整，疊作一垛在階沿上，有四尺來高。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，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，一直到底。眾人在旁，一齊贊歎。秦二侉子道：「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！他那『經』上說：『握拳能碎虎腦，側掌能斷牛首。』這個還不算出奇哩。胡八哥，你過來。你方纔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，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，我就服你是真名公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八先生，你果然要試一試，這倒不妨。若是踢傷了，只怪秦二老官，與你不相干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鳳四老爹既說不訪，他必然有道理。」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。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，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、巨毋霸，怕他怎的。便說道：「鳳四哥，果然如此，我就得罪了。」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，露出袴子來。他便使盡平生力氣，飛起右腳，向他襠裏一腳踢去。那知這一腳並不像踢到肉上，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，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，那一痛直痛到心裏去。頃刻之間，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。鳳四老爹上前道：「得罪，得罪。」眾人看了，又好驚，又好笑。鬧了一會，道謝告辭。主人一瘸一簸，把客送了回來，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，足足腫疼了七八日。

鳳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處，逐日打拳，跑馬，倒也不寂寞。一日，正在那裏試拳法，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瘦小身材，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。鳳四老爹出來會著，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。問其來意，陳蝦子道：「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。家叔卻在南京賣絲去了。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。你老人家有甚話，我替你帶信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要會令叔，也無甚話說。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，得便叫他算還給我。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，竟等他回來罷了。費心拜上令叔，我也不寫信了。」

陳蝦子應諾，回到家，取了行李，搭船便到南京，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絲行裏，尋著了陳正公。那陳正公正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，見了姪子，叫他一同喫飯，問了些家務。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，安頓行李在樓上住。

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，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；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蔑片，又賺了他兩千銀子，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鋪。此人有個毛病，嗇細非常，一文如命。近來又同陳正公合伙販絲。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，因此志同道合。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，最為豐盛。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這行主人供給我們，頓頓

有肉，這不是行主人的肉，就是我們自己的肉，左右他要算了錢去。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，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，豈不便宜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到喫飯的時候，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，三個人同喫，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，熬的清水滴滴。

一日，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：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爹要上北京補官，攢湊盤程，一時不得應手，情願七扣的短票，借一千兩銀子。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，又三個月內必還。老哥買絲余下的那一項，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，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？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，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？老哥如不見信，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。他那中間人，我都熟識，絲毫不得走作的。」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。到三個月上，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筆銀子討回，銀色又足，平子又好，陳正公滿心歡喜。

又一日，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，是個賣人參的客人。他說：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，而今他要回蘇州去，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，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，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，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。」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。兩個月討回，足足二百兩，兌一兌還餘了三錢，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。

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，弄的他酒也沒得喫，肉也沒得喫，恨如頭醋。趁空向陳正公說道：「阿叔在這裏賣絲，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。揀頭水好絲買了，就當在典鋪裏；當出銀子，又趕著買絲； 買了又當著。當鋪的利錢微薄，像這樣套了去，一千兩本錢可以做得二千兩的生意，難道倒不好？為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，放起債來？放債到底是個不穩妥的事。像這樣掛起來，幾時纔得回去？」陳正公道：「不妨。再過幾日，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。」

那一日，毛二鬍子接到家信，看完了，咂嘴弄唇，只管獨自坐著躊躇。除正公問道：「府上有何事？為甚出神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不相干，這事不好向你說的。」陳正公再三要問。毛二鬍子道：「小兒寄信來說：我東頭街上談家當鋪折了本，要倒與人。現在有半樓貨，值得一千六百兩。他而今事急了，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。我想：我的小典裏，若把他這貨倒過來，倒是宗好生意。可惜而今運不動，掣不出本錢來。」陳正公道：「你何不同人合火倒了過來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我也想來。若是同人合火，領了人的本錢，他只要一分八釐行息，我還有幾釐的利錢。他若是要二分開外，我就是『羊肉不曾喫，

空惹一身羶』。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！」陳正公道：「獃子！你為甚不和我商量？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，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。還怕你騙了我的！」毛二鬍子道：「罷！罷！老哥，生意事拿不穩，設或將來虧折了，不殼還你，那時叫我拿甚麼臉來見你？」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，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。說道：「老哥，我和你從長商議。我這銀子，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，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，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，多的利錢都是你的，將來陸續還我。縱然有些長短，我和你相好，難道還怪你不成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既承老哥美意，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，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，交與你執著，纔有個憑據，你纔放心。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，並無甚不放心處，不但中人不必，連紙筆也不要，總以信行為主罷了。」當下陳正公瞞著陳蝦子，把行笥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，湊了一千兩，封的好好的，交與毛二鬍子，道：「我已經帶來的絲，等行主人代賣。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，而今且交與老哥，先回去做那件事。我在此再等數日，也就回去了。」毛二鬍子謝了，收起銀子，次日上船，回嘉興去了。

又過了幾天，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，辭了行主人，帶著陳蝦子，搭船回家，順便到嘉興上岸，看看毛鬍子。那毛鬍子的小當鋪開在西街上。一路問了去，只見小小門面三間，一層看牆；進了看牆門，院子上面三間廳房，安著櫃臺，幾個朝奉在裏面做生意，陳正公問道：「這可是毛二爺的當鋪？」櫃裏朝奉道：「尊駕貴姓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我叫做陳正公，從南京來，要會會毛二爺。」朝奉道：「且請裏面坐。」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。陳正公進來，坐在樓底下，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，喫著，問道：「毛二哥在家麼？」朝奉道：「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，而今已經倒與汪敝東了。」陳正公喫了一驚，道：「他前日可曾來？」朝奉道：「這也不是他的店了，他還來做甚麼！」陳正公道：「他而今那裏去了？」朝奉道：「他的腳步散散的，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！」陳正公聽了這些話，驢頭不對馬嘴，急了一身的臭汗。同陳蝦子回到船上，趕到了家。

次日清早，有人來敲門，開門一看，是鳳四老爹，邀進客座，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，因說道：「承假一項，久應奉還，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，竟無法可施。」鳳四老爹問其緣故。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。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有道理。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，你先在嘉興等著我，我包你討回，一文也不少，何如？」陳正公道：「若果如此，重重奉謝老爹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要謝的話，不必再提。」別過，回到下處，把這些話告訴秦二傍子。二傍子道：「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。這是你最喜做的事。」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，收拾行李，到斷河頭上了船。將到嘉興，秦二傍子道：「我也跟你去瞧熱鬧。」同鳳四老爹上岸，一直找到毛家當鋪，只見陳正公在他店裏吵哩。鳳四

老爹兩步做一步，闖進他看牆門，高聲嚷道：「姓毛的在家不在家？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？」那櫃臺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，只見他兩手扳著看牆門，把身子往後一掙，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。秦二侉子正要進來看，幾乎把頭打了。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，都目瞪口呆。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，背靠著他櫃臺外柱子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！」說著，把兩手背剪著，把身子一扭，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，那一架廳簷，就塌了半個，磚頭瓦片，紛紛的打下來，灰土飛在半天裏。還虧朝奉們跑的快，不曾傷了性命。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，門口看的人都擠滿了。毛二鬍子見不是事，只得從裏面走出來。鳳四老爹一頭的灰，越發精神抖抖，走進樓底下，靠著他的庭柱。眾人一齊上前軟求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，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，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。鳳四老爹大笑道：「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！不彀我一頓飯時，都拆成平地！」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著。秦二侉子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原是毛兄的不是。你以為沒有中人借券，打不起官司，告不起狀，就可以白騙他的。可知道『不怕該債的精窮，只怕討債的英雄』！你而今遇著鳳四哥，還怕賴到那裏去！」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，只得將本和利一平兌還，纔完了這件橫事。陳正公得了銀子，送秦二侉子、鳳四老爹二位上船。彼此洗了臉，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，謝鳳四老爹。鳳四老爹笑道：「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，那裏要你謝我！留下五十兩，以清前帳。這五十兩，你還拿回去。」陳正公謝了又謝，拿著銀子，辭別二位，另上小船去了。

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，不日到了南京，各自回家。過了兩天，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。他門上人回道：「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，總也不回家。」後來鳳四老爹會著，勸他不要做這些事，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，說他補缺將近，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。那來賓樓只賸得一個陳四老爺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國公府內，同飛玩雪之觴；來賓樓中，忽訝深宵之夢。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